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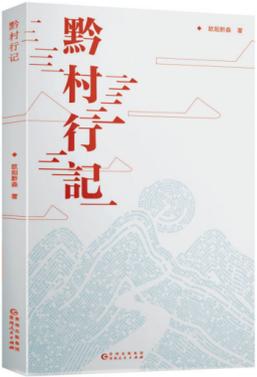


文艺评论

书写精神的高度

写在报告文学《黔村行记》出版之际

胡一峰



《黔村行记》

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是精神。贵州人民唤醒环绕的高原，克服自然环境的困难，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推动天堑变通途，书写“风景这边独好”的时代史诗，充分彰显了脱贫攻坚精神的伟力。著名作家欧阳黔森新作《黔村行记》近日出版，聚焦贵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以饱满深情的笔触书写了这样一种宝贵的精神。

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时常被文中关于精神的语句和段落吸引。《天堑变通途》中，作者浓墨重彩书写了册三公路修建事迹。册三公路从贵州省册亨县到广西的三江县，全长700余公里，有五分之四在贵州境。这条路像一条飘带起伏在巍峨的群山之中，约六米宽的路面两侧不是悬崖峭壁就是万丈深渊，因常有白云缭绕其间，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天路”。作者把这种精神的真谛概括为“扛起大道上青天”的浪漫主义情怀。《天堑变通途》以贵州的路为主题，作者以唐代李白“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引出“蜀道难，再难还有道，但黔道，根本没有道啊！”的感叹。继而回顾了从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贵州开始修建真正意义上的驿道以来的“黔道史”。到新中国成立时，贵州全省公路通车里程仅仅只有1950公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至2022年底，贵州建成高速公路总里程8010公里，排全国第4，初步形成“覆盖全省、通达全国、内通外畅、无缝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向东打通连接长三角的高速通道，向西建成通向东盟的国际高速大通道，向南通过高速通道融入珠三角、北部湾，实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向北实现了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高速连接。千年历史风云，百年沧桑巨变，黔地大道终成。《天堑变通途》从心中的梦想变成了脚下的现实。在长时段的历史勾勒中，作者拈出这种修路精神，可谓独具慧眼，纲举目张。人定胜天、持之以恒的精神，正是贵州人让梦想照进现实的“金钥匙”。

在《风景这边独好》中，作者写到了脚尧。脚尧是位于雷山县东北部的村庄，坐落在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1386米的半山腰上，是雷山海拔最高的一个村寨。脚尧人因地制宜，把茶叶作为走出贫困、发家致富主导产业。截至2020年底，脚尧建有茶园4000余亩，有茶叶公司4家，茶叶加工厂7家，茶叶年产值600余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茶叶种植专业村。脚尧茶特别是银球茶更成为著名品牌。那么，对于当地人这种精神面貌，作者付诸真挚而诗意的语言：“感觉到这种精神所给我的震撼是在1600米的高度上。于我而言，于贵州而言，于这个高度本身而言，说到震惊两个字，似乎有些故弄玄虚之嫌。可就在那个时候，我心中升腾起的两个字就是震惊！”读到这

里，这种精神已如巍峨的高山矗立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文学直抵人心的力量，也是我们需要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壮举的理由。

新时代的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间奇迹。躬逢盛举的当代作家有责任和义务写出与之相匹配精品力作。而作品之所谓“精”、之所谓“力”，既指技艺之精湛更指思想之精深，既要有文学的感染力又要有理论的穿透力。在这方面，欧阳黔森交出了高质量的答卷。在《高原醒了》中讲述石阡县任家寨村的故事时，他敏锐地指出：“有些没有被划定为贫困村的村，其人均收入也只是超过了贫困的红线，有些只是高于临界点上，有一些略高于贫困红线，这样的村就不能享受贫困村一系列的脱贫措施，因而原来的贫困村经过脱贫攻坚，其收入超过原来不是贫困村的人均收入，是客观存在的。”无疑，这是一个略显“尴尬”的问题，但作家没有回避，而是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一句话，我们必须弄通做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上台阶、见实效。这句话不难理解，确保脱贫攻坚成果是底线，拓展和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才是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是只针对脱贫村，而是事关所有乡村的振兴，而乡村能够振兴的关键，是上台阶、见实效。这正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就意味着你原来是不是贫困村已不重要，要紧的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大家都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应该说，这一见解站位高远，胸怀广阔，贯通了政策性和文学性，立足于现实又指向未来。正因如此，欧阳黔森的一系列作品取材于贵州乡村，扎根黔山黔水，却因为他在精神的高度、思想的深度来关注、思考和书写一村一县的脱贫故事，使之具有了超越具体的人、事件和地域的意义，为中国乃至人类的脱贫题材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的风景。

报告文学贵在真实。要客观记录这场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当然少不了摆列大量数据和史料、实例等，在这方面，欧阳黔森广收博取，笔下堪称信史。同时，他又充分调动作为前地质队员的经历，为所见所闻所感提供了文学家之外的另一维度。比如，在脚尧村的段落中，他写到，“曾为地质队员的我，征服过无数的高山，从海拔高度来讲，这里不算高。可是，当你是从海拔1478米的地方，越过了一座又一座山，蹚过了一条又一条河，来到眼前这座茶山时，你不能不感慨。我见过无数的茶山，还见过这么高的茶山。”在石板村的段落中，又写到，“这石墙内有37棵这样的大古柏，有黄连木、鹅耳枥、金丝楠等等，小一点的古树就更多了。由于这些大树茂盛，太阳光根本下不了地，小道上青苔密布，

一不小心准摔个四仰八叉。好在我是地质队员出身，否则定然走得东倒西歪，要手脚并用才能爬过这段入村小道。当然了，我不是爬过去，而是走过去。”等等，类似的段落还有。地质勘探的理性和文学创作的浪漫交错并呈，既为作家提供视角转化的便利，使其得以更自如地表达丰富多维的感受，又使事实记述和作家评述穿插进行，从而赋予欧阳黔森脱贫系列作品特有的节奏感和感染力。

而这种强大的感染力还来自于作家对脱贫攻坚中的无畏“战士”群像及事迹的生动描写。他们是脚尧村的党支部书记吴秀忠、吴先锐，是白岩村的党支部书记唐文德、驻村第一书记冯智林，是水寨村的党支部书记潘永贤，是瑶山家喻户晓的“陀螺王”谢友明……他们是一切为了摆脱贫困付出心力与汗水的人。欧阳黔森笔下的他们弘正气、接地气、有生气，质朴无华，率真可爱。潘永贤是名“80后”，曾在江苏省常州市打过很多年的工，2016年4月，三部自治县县委组织部动员外出务工优秀青年返乡竞选村干部，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放弃七八千的月薪返回家乡。当欧阳黔森问他为什么作此选择时，他回答道：“我如果说，一个人富起来那不是富，全村人富起来那才是富，您肯定觉得我说得有点冠冕堂皇了，但我当时决定回村里来的时候，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们村祖祖辈辈的梦想。虽然我常年在外出打工，但我经常从网上看家乡的各种新闻报道，从这些报道中，我明显感觉到家乡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有了这些方方面面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我回来的决心。”这是一份脱贫攻坚精神的人格样本，也是一份时代大潮的微观样本，我想，我们应该感谢欧阳黔森为楷模塑像、为时代立传的辛勤付出。满溢在他笔下的精神本是无形的，它植根于贵州的多彩沃土，回荡在黔地的崇山峻岭，溯源于历史的积淀传承，迸发于群众的不解奋斗，升华于明天的美好憧憬，然而，得益于作家扎根生活、深入人民、跋山涉水的采集和满腔热忱的书写，这些故事和人物把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具象化人格化了，让我们得以看到其形态样貌，欣赏其丰姿风骨，并从中获取无尽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欧阳黔森以脱贫为主题的系列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记录人民奋斗，展现生命光彩，不愧为新时代生生不息人民史诗的感人篇章。

（作者系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史识诗心写乌当

李裴

2021年“大雪”时节，一众文友，如白庚胜、叶延滨、王久辛、李发模、安琪……齐聚乌当举行“诗意纪实·乡村振兴”之“康养胜境·活力乌当”全国名家采风活动。名家们在乌当沉浸体验、边走边看边听，提笔或敲键写作，取得了一个重要成果——《活力乌当》诗文集（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多精彩之作，行健载物，可观可感，灵动鲜活，妙语解颐。

辛丑年采风诗文集《活力乌当》里的文字，可称之为是乌当的形象代言，是乌当内在活力的热情喷涌，是充满活力和饱含情感的。白庚胜先生直截了当点赞：“错把乌当当苏杭天上人间。”李发模先生言辞恳切：“乌当之乌，在天是金乌，即太阳，在地是指人的担当。乌当之名与布依族语‘美好家园’对应，即宜居、宜业、宜游之地。”

史实地、诗心地、综合系统地“描绘抒写”，展现具有文化鲜活性的乌当，把乌当锚定在“文史诗”之中，是辛丑年“大雪”采风作品内容的一个坚实蕴藉和文字表现的一个鲜明特色，更是留给诗人杨杰的一个“大课题”。日前，收到杨杰刚刚出版的《家住乌当》，甚喜，屈指一算，诗人杨杰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为了这2800多行串珠成链的诗句，查阅资料，研究史实，实地走访，浸润体验，始终满怀热情和激情，星星月亮，砥砺前行。读着富有张力的句子，领会其整体意蕴，放眼于时代的风采，顿然对杨云龙诗友的“小语（杨杰）是创作大背景、高难度、开风气的长诗先锋……既体现了工作上的真情实意，又丰富了乌当文旅的内涵，更充实了活力乌当本土教材的文化内蕴”的评论，深表赞同。

“乌当”在杨杰的长诗《家住乌当》里，历史根源的线索是清晰的，我们读到“‘水东’千年文化帖、新堡‘屯’有明朝那些事儿、水田度藏‘唐家顶子’及其他，温泉城念想、乡愁百宜、方聪与一座纸浆博物馆的艺术普世”，文化承续、人文景象历历在目；读到“偏僻醉美半日阳光、香纸沟的竹海溪流与碾坊、枫叶谷那枫叶红”，感受到乌当地理上的温馨和独具旅游价值的自然景观，恰如“山影争着来陪唱，松涛乐意来伴舞”；人与自然之和谐即在此景此情之中；读到“山也，坡里小苑读书季、露营

羊昌花海与轻奢偶遇、品玉岗，很惬意”，满目是烟火乡愁的浓烈，不禁深陷其中，耳边居然是“一把野葱在田埂上漾出笑声”，深藏这份乡愁的怀念和珍惜，深含乡情情感的丰富、具体和细腻；特别引人注目，读到“黄连村的红色诗签、李四光之光、‘三线’记忆与信箱里的青春岁月”，这鲜明的红色记忆，谁能不为之动容！

可以说，杨杰长诗里的“乌当”，是“乌当人”安身之所，独属于此地的历史地理，赋予这里的人一种属于此地的文化气质，成其为安心之所。因其身所居，心所宁，故此而安魂。这安魂的表现，在当下现实生活看来，似乎可以用“乡愁”二字表述之。诗友何京的文字韵味，可以相映：在乌当乡间的日子，“小住些时日，晨起，院里移步，见山间流岚把眼前的原野笼罩，只有山峰在云雾间若隐若现，居所小屋宛如仙界楼观，思若缕，接广宇。”“入夜，露台上升明月，仰望，明月高挂，清辉撒布，村落和田野归于静寂，心与月，同澄澈。”这种心月同澄的至境，非至人不能至。

从时代纪实的角度看长诗《家住乌当》，可归之于乡村题材类的创作，贵州作家在这方面的抱团创作对杨杰来说是有益的。历时数年，贵州与此相关的长诗创作颇有成效，足可自豪。比如，“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长诗就有20部，“时代大英雄”长诗创作出版了20部，“脱贫攻坚”诗集20部，“乡村振兴”诗集20部。当前，贵州作家团队仍在努力，热情不减，活跃在创作一线。这一系列长诗作品，总的感觉是历史现实厚重而富有文化生气气质的，对于乡村振兴之文化振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史识根脉，诗心空灵，“实”之如沃壤，“虚”之如鲜花，虚实之间构建了长诗《家住乌当》。这是诗人自身的创作天赋加持，更是诗人的足下功夫和对文献资料的深耕细作提取养分，终于多了诗句，诗意盎然。《家住乌当》提供了一个“诗人视角”，或许能别样地开剥出一个想象而奋进的新的视角和空间，让人从源远流长的历史的连续性来认识当下并更深层次地去理解乌当，对未来的愿景充满热情洋溢的想象和期冀，在回溯赓续历史文脉中，激扬谱写当代华章。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绿色发展战略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家住乌当》

苗族古歌研究的丰硕收获

——读《苗族古歌的审美研究》有感

刘建军



《苗族古歌的审美研究》

苗族的历史悠久，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典型山地民族特征的文化形态。苗族具有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具有独特的民俗习惯和伦理道德观念。苗族人民善于歌舞，其中木鼓舞、芦笙舞等形式丰富多姿，令人叹为观止。因此，苗族有“歌舞的民族”之美誉。同样，苗族的服饰文化特色鲜明，刺绣、织锦、蜡染、银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苗族节日多，各种仪式隆重，自古以来就有“鼓藏节”“苗年”“召龙节”“吃新节”等难以计数的节庆，表现了人类与天地交流沟通、万物相连相和的深层底蕴。可以说，璀璨而神秘的苗族文化系统，构建了这一古老民族信仰世界和世俗生活的全部内容。然而，对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国内学术界重视得还是远远不够的。长期以来，国内的研究界虽然有一些颇具分量的整理文本和研究著作出现，但是与这一文化的重要性而言，还远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重视程度和研究高度，有些领域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

《苗族古歌的审美研究》的作者吴佳妮教授，深谙苗族文化的深邃价值，在长期从事苗族民族文化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苗族古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文本资料的整理。她选取了苗族文化中独具代表性的苗族古歌作为主要对象，并从“审美”和“仪式”两个独特而又有着极为密切联系的视角切入，经过多年的精心打磨完善，写出这部颇具新意的研究著作。

首先，在作者看来，像世界上许多无文字的民族一样，苗族古歌作为“叙事性文本”，是苗族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也是这个民族建构自身文化系统、维系族群生存与延续的活的“本文”。举凡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到对各种自然现象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解释，乃至作为沟通天地人神之间、族群与支系之间、族

际与人际之间多重复杂关系的仪式形式，都被囊括其中。不仅如此，苗族古歌同时也是连接“历史”与“现在”的桥梁，每一首歌都将历史的传承与现实的创作融为一体，并以吟唱的方式，形成一幅充满韵律感的苗族精神生活画卷。应该说，吴佳妮教授的这种看法，抓住了苗族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而使其立意有了坚实的史实与学理基础。

其次，《苗族古歌的审美研究》揭示了苗族以审美的方式认识世界和传承民族文化知识的本质性特征。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古老族群的历史知识和技艺传承，伦理与道德价值教育、风俗习惯和人际交往的调试乃至民族精神的培养等，一般都是与“歌唱”和“舞蹈”联系在一起。为此，作者指出，苗族遇“事”而歌，以歌敬祭、以歌叙事、以歌传情、以歌代言，在古歌中找寻自己的来源，获得身份的确认、存在的意义以及终极归宿。可以说，千百年来，古歌也是苗族最神圣的文化母本和范式，引领着并决定着苗族人的信仰、情感、思维和行为。所以，我认为，从审美角度入手研究“苗族古歌”，无疑是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苗族古歌的审美研究》指出，既然文化传承的教育活动是与“歌唱”相联系，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审美。换言之，苗族的文化传承和教育活动是以审美为主要手段的，因此，它是活生生的文化传承形态和教育表达形态。所以，作者指出，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苗族古歌不仅是一种口传文学，也是一种自古至今的一种延续的生活方式。它也是地域文化的民族性表征，通过极富韵律感的吟唱方式呈现了苗族的历史画卷与生活图景，又以活态传唱的方式对苗族的现实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作者从五个方面开展对苗族古歌美学的深入研究：一是在界定苗族古歌内容范畴和分类的基础上分析苗族古歌的仪式性特征；二是解析苗族古歌的审美动机；三是探讨苗族古歌的审美诉求；四是分析苗族古歌的审美想象、审美形态，进而探讨审美意识特殊性形成与表达；五是选取《亚鲁王》和《仰阿莎》两首颇具代表性的苗族古歌为范例，通过细读等辨析方式，分别进行了显微渐进的深度分析，呈现了苗族古歌审美特征更为具体生动的样貌。应该说，这样全面而深刻地对苗族古歌审美的分析，在此前的中外研究文献中，是比较少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该作填补了苗族古歌审美研究的空白，也不是夸大之词。

作者对苗族古歌审美的研究，是把古歌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仪式”，而不是单纯地作为一个静态的审美对象来研究的。任何一种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理因素以及民族心理密切相关，古歌也不例外。它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事件的也是虚构的，既是教育的也是审美的。而仪式作为的口头文学活动的重要载体，就起到贯穿、承接并使其活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仪式与文学的产生关系密切。因此，研究苗族古歌的审美方式与美学特征，仪式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抓手，或者说一个切入点。作者在分析苗族古歌的审美特征时，就是从仪式性的角度切入的，而这又是《苗族

古歌的审美研究》的特色所在。因此，作者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吟唱的苗族古歌是一种特殊的仪式”。正是从仪式角度的切入，对苗族古歌的美学内涵和审美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力求揭示其作为苗族最为重要的口传文学系统对苗族世代沿袭的观念体系、心理机制与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苗族古歌的审美研究》阐明：苗族古歌的审美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歌诗形态文化的审美特征密切相关的。换言之，苗族古歌是作为中国古代“曲合乐曰歌”的一份珍贵而独特的鲜活范本流传至今的。从其语言、音乐和诗歌三者的高度结合，并在众多的仪式活动中，在唱颂者和仪式参与者（受众）彼此间交互式的反复传唱中，以代代相传的方式使苗族精神得以保存和流传。而这种民族精神的内涵又是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一致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得出结论：苗族古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苗族简单而又坚固的文化范式。本书让我们既可以鸟瞰整个苗族审美文化呈现的总体特征，又可以探求苗族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寻找二者精神内涵的共性。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开辟更为广阔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领域，也现实地拓展了我们对苗族文化及其审美个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认知。

总之，本书的付梓，是吴佳妮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苗族古歌研究所交出的一份颇有学术特色和具有创新探索精神的优秀成果。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和看法仍然需要进一步斟酌，有些结论尚需有更为详实材料的支撑，但瑕不掩瑜。期待更多有关苗族文化的研究著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彩民族文学书系”第1辑面世

本报讯（记者 姜雨熙）日前，由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多彩民族文学书系”（第1辑·5种）面世。该书系是对我国各民族知名作家作品及具有文学创作潜力的新兴作家的代表作品的全景式收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多彩民族文学书系”（第1辑·5种）的作者们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对贵州民族文化怀有深厚感情，他们用饱含真情实感的文字，以现实生活为背景，立体而多角度地勾勒和描绘出了贵州大地上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描写人民群众走向幸福美好的生活历程，反映了贵州的神奇、丰饶和美丽。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读者可以感受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也能够沉浸在贵州独特的山水之间，领略这片土地深沉的歌唱。该书系根植于贵州大地，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要，积极助推贵州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

其中，《远山》以毛南族聚居村为背景，反映了毛南族群众的纯朴、友善，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虔诚和崇敬。《贵地》是一部立足当代、体现新时期贵州特质的诗集。诗文集展现了独特的贵州山水画面，带领读者漫游贵州名胜。《丝竹》以民族传统乐器——箫为线索，描写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现状，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有力力量。《一把好手》以云贵高原小县茶城的生活为背景，记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反映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努力。《浴我的河》全景勾勒了沃里坪教育的百年历程，阐释了民族教育工作者们的可贵自觉，见证了新一代一代民族教育工作者们的不懈奋斗场景。这些作品既展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又展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贵州实践。



“多彩民族文学书系”（第1辑·5种）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赵怡 版式设计：雷雨施